

心扉爲你開

◎ 冷玥

寫地，一團黑色的東西由斜方向飛來——「啦」的一聲正中羅震宇的左額，赫然一看，是一塊濕泥巴！此突發事故不但使宋迦南愣住了，羅震宇更是如泥塑木澀呆站在原地。

先回過神來的宋迦南，連忙伸手拿掉他額上的泥巴連聲道歉：「對不起，舍妹太胡鬧了。」話落，轉身叫了聲：「小慧！」

「什麼事？」宋美慧依然低著頭種植小苗。

「泥巴是你丟的吧？怎麼可以對客人如此不禮貌？趕快來道歉！」

羅震宇這才發現，不遠處的牆邊蹲著一個女孩子。

宋美慧慢慢地抬起頭來瞪著羅震宇，一張小嘴抿得緊緊的；原來這個傢伙就是侮辱哥哥的人。

女孩抬起臉來，看得羅震宇呆住了！好個活潑俏麗的佳人，齊耳清爽的學生髮型，一雙水汪汪靈活的大眼，顧盼間不經意流露出機伶的神韻，再配上瓊鼻、檀口、櫻唇，的確美得迷人；不過，她此刻美目含怒，俏麗小臉上亦隱泛著怒意，看得出正在生氣。

宋迦南見她默不作聲，祇得再喚一聲：「小慧！」

宋美慧靈眸一轉，當下心中有個計謀。她順手抓了一把濕泥站起來，低著頭故作知錯貌，緩步走到羅震宇面前，倏地抬頭怒視著他，迅速地將手中的泥巴抹上他右額。「膽敢欺負我哥哥，今天我就讓你『好看』！」語畢，朝他扮個鬼臉，吐吐舌頭，然後一溜煙地跑向後院。

宋迦南沒想到這個頑皮的大妹會做出這等冒失的事，回過頭想擦掉羅震宇臉上的泥巴，卻見他已自行抹掉了泥巴。「對不起，舍妹太無禮了。進來吧！我拿條毛巾給你。」語畢，打開鐵門讓他進來。

羅震宇看著手中黑黑的泥巴。唉！道歉的話都還沒說完，就灰頭土臉的。葉怡馨怎麼忘了警告他，情敵家裡有個像小母老虎的妹妹？他又不能這樣回去，無可奈何之下，祇有進去把臉弄乾淨。「打擾了。」

「哪裡！應該我向你道歉才對。」宋迦南關上鐵門，領他進屋去。

進到客廳，宋迦南就往房間走。「我去拿條新毛巾給你。」

羅震宇連忙叫住他：「不用了，謝謝。麻煩你告訴我哪裡有水，我洗把臉就行了。」

宋迦南也就主隨客便地告訴他洗手間的位置。

這時，樓梯的轉角處傳來竊竊的私語聲。

「小哥，就是剛才進來的那個混蛋，等下去修理他一頓！」

「嗯！」

宋迦南聽到奇怪的聲響，探頭朝樓梯上望去，祇見宋啓明雙手抱胸，一副閒散的模樣，斜倚在扶手邊微笑看著他。

宋迦南仰看他片刻，雙唇微動、欲言又止，然後轉身去看羅震宇洗好臉了沒。

站在階梯上的宋啓明笑容倏斂、神情黯然。哥哥常常是話到嘴邊又忍了回去，他非常不喜歡哥哥這樣，真希望他能把他想說的話全說出來，哪怕是責罵的話，他都願意聽。

一會，宋迦南和羅震宇來到客廳，宋迦南微笑比個請坐的手勢。

「羅先生，請坐。」

「謝謝。」羅震宇也不客氣地坐下，因為他想說的話還沒說完，坐下後清清喉嚨又道：「關於怡馨，我會以公平的方式和你競爭，當然最後的勝負由怡馨來決定。」接著心念一轉，低聲地問：「請問你妹妹有沒有追求者？就是剛才的那一個啦……」

宋迦南被問得一愣，旋即搖頭笑笑。「我也不甚清楚，大概還沒有吧！」

羅震宇暗暗心喜，暗忖：如果怡馨選擇了迦南，那他就來追剛剛那隻小母老虎吧！待看到宋迦南疑惑的眼神，連忙陪笑道：「不知令妹多大了？」

「快二十歲了。」 (五十一)

大神家

● 橫溝正史

而且，大貳祇對佐兵衛感興趣，至於妻子晴世對他來說則是一點吸引力也沒有，也就是說，大貳祇對男人倒還有那麼點微弱的性慾，可是對女人卻完全全缺乏性慾。

因此，佐兵衛認識大貳時，儘管四十二歲的大貳已經和二十二歲的妻子晴世結婚三年，但晴世依然是處女之身。

前面提過，大貳和佐兵衛的曖昧關係祇維持了兩、三年，那之後佐兵衛雖然以大貳的忘年之交的身份經常出入大貳家，然而其實那時他已和恩人妻子有了新的關係。

箱子中的書信並沒有談及他們究竟是在什麼樣的衝動下發現那種關係，不過這件事卻是影響佐兵衛的個性，以及造成他這輩子性悲慘的最大原因。

當時佐兵衛二十歲，晴世二十五歲，兩人都被強烈愛慾之火燃燒著，同時也深受自己良心遺責。

畢竟佐兵衛和晴世都不是恬不知恥的人。正因如此，他們在良心的遺責下，本想起殉情。

然而，不知道是幸還是不幸，大貳知道了他們企圖殉情的事情，所以他們的計劃並未成功，不過，在此同時，大貳的態度也變得非常詭異。

他不僅原諒兩人犯下的錯誤，甚至還懲惡兩人繼續維持這種不正常的關係。

這或許是因為他對結婚後連根手指頭都沒有碰過妻子感到歉疚，所以才想借此贖罪，不過，他仍必須顧慮別人的看法，所以才不願公開與妻子離婚，成全他們兩人，而晴世是女孩子，她當然也基於相同的理由不願意這麼做，因此三個人祇好繼續維持這種外人難以想像的關係。

晴世在名義上是與大貳的妻子，實際上卻是佐兵衛的妻子與情人。大貳不但盡量給這對戀人幽會的機會，甚至還極力保守這個秘密，不讓外人知道。

佐兵衛與晴世幽會時，總是待在那須神社的房間裡，大貳不但沒有出門避免面對這種尷尬的場面，反而像隻忠心的看門狗般，為了防止自己的妻子和情人幽會的事外洩，自願擔任守門人。

如此一來，這個秘密當然不可能被別人知道，他們這種奇怪、不自然的關係持續了好長一段時間。不久後，佐兵衛和晴世有了祝子，大貳更是毫不猶豫地把祝子當成是自己親生的女兒般疼愛。

表面上，這三人之間似乎過著平穩的生活，然而那祇是表面上，在三人的內心世界裡，其實都同樣感受到良心的遺責而覺得非常痛苦，尤其是身為女人的晴世，她所受到的良心遺責更加嚴厲。

當時還沒有「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這本小說，即使是道德觀念如此開放的現代，相信仍沒有人會有這麼寬大的胸懷，放任自己的妻子另覓情人。每個丈夫都認為，即使自己連妻子的手指都不碰一下，做妻子的也應該隱忍，特別是生活在舊思想型態下的晴世，這種意識也就越發強烈，所以她對於自己和佐兵衛之間的不正常關係，始終感很痛苦與煎熬之後，也就更加深愛她了。

(一〇二)

歡喜冤家

原著：西湖漁隱主人

每逢時節恨飄蓬，準擬今春樂事濃。楊柳樓頭歌舞月，杏花村裡酒旗風。獨憐黃鳥啼原上，惟有青山似洛中，春意自知無主恨，樹頭樹底覓殘紅。

集了這首詩後，竟不上樓來了。許玄見他之日，正是他送春之時。誰想許玄高興興移上樓來，指望見他一面，誰知絕無影響，大失所望。無計排遣，翻著一篇《暮春》詞讀曰：春暮矣，人逐馬忙，序隨馬去。桃食結子，莫恨晚風；柳已成陰，更憐殘月。綠暗紅稀，正是困人時候。日長意懶，還同送遣心魂。選選柳腰，分明妒嫉。聽殘鳥語，大半催耕。百丈游絲，能系柔腸幾許。一壺社酒，不知春事茫然。除是三回寒食，才減一月佳期。昨日清明，婦乞南浦之水。明朝谷雨，僧申龍井之茶。掃墓北邙，梨花白晝。書畫南浦，江水綠波。

人應無計能留，天若有情亦老。花來花去，自然怨落。鄰家鶯老鶯嬌，畢竟有誰作主。花無意緒，馬有精神，芍藥重開，還須來歲。辛夷初結，望到今年。池館豪華，不管韶光已過。黎鏞消息，依然東作方興。縱然明歲。

再來，何似今年莫去。看罷，稱賞不已，不覺睏倦起來。適逢童子進茶，津津有味，乃取壁上瑤琴，置於幾上焚起香來。他道：「借此瑤琴，申我決決之情，舒我轉轉之悶。成都桃而紅歌冉，清微流而玄鶴舞。焦桐噉意，響玉傳情。」

少焉，梧桐方出，月如懸鏡，便彈一曲《漢宮秋》，其曲未終，祇見施家樓上窗兒呀的一聲，露出了嬌滴滴的兩個美人，正是蓉娘聽得琴聲清亮，與侍女秋鴻同上樓來，開窗面看。見是許生操琴，他也不避。

許生見了，心上一時裡歡喜起來，將指上又換了《陽春怨》，如泣如訴，如怨如慕，那蓉娘聽得琴中之意，一時間遂起文君之興，引動了芳心，恨不得身生羽翼，飛過琴邊。祇聽得一聲「老娘請小姐哩。」

蓉娘把許生看了一眼，進樓去了。這許玄見他去了，掛起冰弦，心中歡喜。吃了些晚酒，情思迷離，便向床中和衣去睡。

他道：「這女子十分有意，此時樓窗尚開，必然還上樓來，待我再等他一等。」祇見一個小使，拿了一個封筒走上樓來道：「相公，有人請你。」許生不知是誰；拆開封，往燈前一看，是一首詩道：

鄰家年少鼓冰弦，託托芳情露指尖。想是知音人未有，相思月下與燈前。

(九十四)

病毒

蔡駿

「真不好意思，我怎麼會那麼狼狽呢，你可別以為我有什麼病啊，我挺健康的，過去從來沒發生過這種事，真搞不懂。ROSE，為什麼我看你搖來搖去，就有一種擺擺搖搖晃晃，時間停頓的感覺，然後我的眼皮就跟著你動了起來。」

ROSE把雙手向我一攤：「我可不知道。」

「你能不能再試試？」

「隨便你。」她坐在她的搖椅上晃了起來，就和上次在仙蹤林裡一樣。一前一後，她的臉離我一近一遠，從清晰到模糊，再從模糊到清晰，甚至連她的那股天生的香味，也隨著她的搖動而一濃一淡。我的眼皮再次被她控制，我的視線從明亮到昏暗，再從昏暗到明亮，在明亮和昏暗的中間，是她的眼睛。

但我的意志是清晰的。

是時候了，我必須要說出口，這兩個字在我心裡醞釀，終於，兩眼無神的我對ROSE輕輕地說：「香香，香香，香香。」

ROSE的眼睛明亮了，我能從她的眼睛裡看到一些別的東西，她沉默了一會兒，然後我聽到了她的回答：「聽——」

我半夢半醒地回答：「聽什麼？」

「噓，又來了，聽——」

「我祇聽到你的聲音。」房間裡沒有任何其他的聲音，我的視線有些糊塗，但我的耳朵還完全正常。

「嗯，現在沒有了，那個人過去了。」

「哪個人？誰過去了？」

「你剛才真的沒聽見嗎？是拖鞋的聲音，快聽——嗒——嗒——嗒，從泥地裡走過的聲音，我聽的很清楚的，這麼清楚的聲音你怎麼沒聽到？」

天哪，這些幾句話怎麼這麼熟悉，在我的記憶深處鎖了許多年了，那些痛苦的回憶。沒錯，那是香香說過的話，那天晚上，在池塘邊上，蘆葦蕩裡，在她死的前一夜。

怎麼從ROSE的嘴裡說出來了？

她繼續說：「今天下午我聽這裡的鄉下人說，許多年前，這塊池塘淹死過一個來插隊落戶的女知青，他們說，從此每天晚上，這裡的水邊都會有拖鞋的聲音響起，因為那個女知青是穿著拖鞋淹死的。」

怎麼回事，難道時光真的倒流了？難道這裡不是ROSE的家，而是在十八歲時的蘇北蘆葦蕩中的一個夜晚。

她還在繼續，聲音越來越低緩：「鄉下人說，一般人聽不到的，而如果有聽到了，那麼這個人很快就會死的。」

我靜靜地聽著，我的眼皮一閉一合，但我的耳朵聽得清清楚楚，絕不會聽錯。我快瘋了。我知道，還有一句話—— (七十七)



左婷婷被他的態度給迷住。「好好好。」她不斷點頭稱是。

又多一個強而有力的靠山，這下她終於可以得意的揚見吐氣了。她不由得抬頭挺胸，用驕傲的鼻孔藐視阿弘。

他現在像生病的鬥雞，垂頭喪氣，不戰而敗，落魄到了極點。

如何？連你大哥都是我這一國的，嘿喲！她極優雅的緩緩回眸，朝著譚見弘燦爛一笑。

哎喲！他的全身寒毛豎立。

鬼婷婷那是什麼恐怖的表情？他的心中大惑不解。但基於強烈憂患意識的覺醒，他十分深切的肯定，她絕對在向他表示感。

笨！

傻瓜鬼婷婷，她還當真以為有他大哥當靠山，她就可以所向無敵了嗎？

笨！涉世未深的小鬼。

他默默地鼻孔朝天表示鄙棄。

這一切譚見成看在眼底，左雲飛和湛海鵬也看在眼里。雖然大家表面都不動聲色，但暗自較勁的眼被交流卻絲毫沒有停歇。

一票人各自心懷鬼胎的揣想著別人的想法，活像在演一場諜對諜。

祇有涉世未深的左婷婷被譚見成成熟的男人氣質給迷得暈頭轉向，差點天旋地轉的連天地都分不清。她衝著譚見成傻笑，「放心吧！阿弘交給我，我一定會好好照顧他的，別擔心。」她還以為她的笑容可以像電視上的女明星一樣笑得是柔美的。

豬頭妹的大傻笑，譚見弘對她是氣在心裡口難開。

「交給你照顧人就有危險了。」

雖然是這麼輕聲細語的自言自語但終難逃過左婷婷銳利萬分的順風耳。她生氣的眼光直射出聲來源。

湛見弘祇得垂頭喪氣。氣勢不如下人嘛！要怪誰？

湛見成見此情景滿心高興的點頭微笑，真是一物克一物！湛見弘在家中平時所得所欲為慣了，難得出現個可以制得住他的人，嗯！有希望。

他對左婷婷再度露出稱許的微笑。

這一笑，又把左婷婷迷得神魂顛倒，眼睛裡祇出現湛見成迷人的笑容。

豬頭妹，大傻妹，笨婷婷。

湛見弘很輕聲很輕聲地哼一句：「笨到最高點也是一種Fashion吧！」

左婷婷一時沒聽清楚他又在說自己什麼壞話，不過她仍是瞧見了湛見弘被他那很帥的哥打了一下。

他的心中得意的程度真不是一個「爽」字可以形容得盡。

這時候居然有一種可怕的念頭閃進左雲飛的心頭。

他看著姑姑和協理之間的樣子不由得自問：他是不是有一天必須叫協理為「姑丈」？再看向旁邊看戲看得正青春洋溢的海鵬，他的心中又納悶了起來。

如果叫協理為「姑丈」，那要叫他的拜把兄弟海鵬為什麼？「姑丈」的弟弟，至少也要叫個叔叔吧！


一陣強烈戰慄穿過他的心頭。

(二十六)

金屋藏刁

方子衿

Global Green 長城保險
Great Wall Insurance Agency
314-395-6002



代理衆多保險公司，
我們幫您比價，
尋求最優費率！

Perry Li 李光文
(636) 579 1888

汽車保險 商業保險
房屋保險 健康保險
人壽保險

9666 Olive Blvd., Suite 203, Olivette, MO 63132
Tel: (314)395 6002 Fax: (314)395 0898

聖路易新聞
St. Louis Chinese Journal

廣告、新聞請洽

➔ www.stlouischinesejournal.com
➔ E-mail: ad-slcj@slcjmail.com

Tel:314-991-3747 Fax:314-991-2554